

碧鸡漫志[宋]王灼

目录

●卷一

歌曲所起

歌词之变

古者歌工乐工皆非庸人

汉初古俗犹在

荆轲易水歌

古音古辞亡缺

自汉至唐所存之曲

晋以来歌曲

唐绝句定为歌曲

元微之分诗与乐府作两科

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

论雅郑所分

歌曲拍节乃自然之度数

●卷二

唐末五代乐章可喜

各家词短长

乐章集浅近卑俗

唐昭宗词

东坡指出向上一路

欧词集自作者三之一

小山词

周贺词语意精新

兰畹曲会大晟乐府得人

梅苑

易安居士词

六人赋木犀

紫姑神词

沈公述词

贺方回石州慢

宇文叔通词

周美成点绛唇

何文缜词

王彦龄夫妇词

莫少虚词

古人使王昌莫愁事

陈无己浣溪沙

●卷三

霓裳羽衣曲

凉州曲

伊州

甘州

胡渭州

六么

●卷四

兰陵王

虞美人

安公子

水调歌与河传

万岁乐

夜半乐

何满子

凌波神

荔枝香

阿滥堆

●卷五

念奴娇

雨淋铃

清平乐

春光好

菩萨蛮

望江南

文淑子

盐角儿

喝驮子

后庭花

西河长命女

杨柳枝

麦秀两岐

碧鸡漫志序

碧鸡漫志序

乙丑冬，予客寄成都之碧鸡坊妙胜院，自夏涉秋，与王和先、张齐望所居甚近，皆有声妓，日置酒相乐，予亦往来两家不厌也。尝作诗云：「王家二琼芙蕖妖，张家阿倩海棠魄。露香亭前占秋光，红云岛边弄春色。满城钱痴买娉婷，风卷画楼丝竹声。谁似两家喜看客，新(番飞)歌舞劝飞觥。君不见东州钝汉发半缟，日日醉踏碧鸡三井道。」予每饮归，不敢径卧，客舍无与语，因旁缘是日歌曲，出所闻见，仍考历世习俗，追思平时论说，信笔以记。积百十纸，混群书中，不自收拾。今秋开篋偶得之，残脱逸散，仅存十七，因次比增广成五卷，目曰《碧鸡漫志》。顾将老矣，方悔少年之非，游心淡泊，成此亦安用？但一时醉墨，未忍焚弃耳。己巳三月既望，覃思斋序。

卷一

歌曲所起

或问歌曲所起。曰：天地始分，而人生焉，人莫不有心，此歌曲所以起也。《舜典》曰：「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」《诗》序曰：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。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」《乐记》曰：「诗言其志，歌咏其声，舞动其容，三者本于心，然后乐器从之。」故有心则有诗，有诗则有歌，有歌则有声律，有声律则有乐歌，永言即诗也，非于诗外求歌也。今先定音节，乃制词从之，倒置甚矣。而士大夫又分诗与乐府作两科。古诗或名曰乐府，谓诗之可歌也。故乐府中有歌、有谣、有吟、有引、有行、有曲。今人于古乐府，特指为诗之流，而以词就音，始名乐府，非古也。舜命夔教胄子，诗歌声律，率有次第。又语禹曰：「予欲闻六律、五声、八音，在治忽，以出纳五言。」其君臣《赧歌》、《九功》、《南风》、《卿云》之歌，必声律随具。古者采诗，命太师为乐章，祭祀、宴射、乡饮皆用之。故曰：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诗至于动天地，感鬼神，移风俗，何也？正谓播诸乐歌，有此效耳。然中世亦有因箎弦金石造歌以被之，若汉文帝使慎夫人鼓瑟，自倚瑟而歌，汉魏作三调歌辞，终非古法。

歌词之变

古人初不定声律，因所感发为歌，而声律从之，唐、虞三代以来是也，余波至

西汉末始绝。西汉时，今之所谓古乐府者渐兴，晋魏为盛，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，余波至李唐始绝。唐中叶虽有古乐府，而播在声律则(甚少)矣，士大夫作者，不过以诗一体自名耳。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，至唐稍盛，今则繁声淫奏，殆不可数。古歌变为古乐府，古乐府变为今曲子，其本一也。后世风俗益不及古，故相悬耳。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词之变。

古者歌工乐皆非庸人

子语鲁太师乐，知乐深矣。鲁太师者亦可语此耶？古者歌工、乐工皆非庸人，故挚适齐，干适楚，繆适蔡，缺适秦，方叔入河，武入汉，阳、襄入海，孔子录之。八人中，其一又见于《家语》。孔子学琴于师襄子，襄子曰「吾虽以击磬为官，然能于琴，今子于琴已习」是也。子贡问师乙：「赐宜何歌？」答曰：「爱者宜歌商，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，宽而静、柔而正者宜歌颂，广大而静、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，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，正直而静、廉而谦者宜歌风。」师乙，贱工也，学识乃至此。又曰：「歌者上如抗，下如坠，曲如折，止如槁木，倨中矩，勾中钩，累累乎端如贯珠。」歌之妙不越此矣。今有过钧容班教坊者，问曰：「某宜何歌？」必曰：「汝宜唱田中行、曹元宠小令。」

汉初古俗犹在

刘、项皆善作歌，西汉诸帝如武、宣类能之。赵王幽死，诸王负罪死，临绝之音，曲折深迫。广川王通经，好文辞，为诸姬作歌尤奇古。而高祖之戚夫人、燕王旦之华容夫人两歌，又不在诸王下，盖汉初古俗犹在也。东京以来，非无作者，大概文采有余，情性不足。高欢玉壁之役，士卒死者七万人，惭愤发疾，归使斛律金作《(束力)勒歌》。其辞略曰：「山苍苍，天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」欢自和之，哀感流涕。金不知书，能发挥自然之妙如此，当时徐、庾辈不能也。吾谓西汉后，独《(束力)勒歌》暨韩退之《十琴操》近古。

荆轲易水歌

荆轲入秦，燕太子丹及宾客送至易水之上，高渐离击筑，轲和而歌，为变征之声，士皆涕泪。又前为歌曰：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」复为羽声慷慨，士皆瞋目，发上指冠。轲本非声律得名，乃能变征换羽于立谈间，而当时左右听者，亦不愠愠也。今人苦心造成一新声，便作几许大知音矣。

古音古辞亡缺

或问：元次山补伏羲至商十代乐歌，皮袭美补九夏歌，是否？曰：名与义存，二子补之无害。或有其名而无其义，有其义而名不可强训，吾未保二子之全得也。次山曰：「呜呼！乐声自太古始，百世之后，尽亡古音；乐歌自太古始，百世之后，遂亡古辞。」次山知之晚也。孔子之时，三皇五帝乐歌已不及见

，在齐闻《韶》，至三月不知肉味。战国秦火，古器与音辞亡缺无遗。

自汉至唐所存之曲

汉时雅郑参用，而郑为多。魏平荆州，获汉雅乐，古曲音辞存者四，曰：《鹿鸣》、《驹虞》、《伐檀》、《文王》。而左延年之徒以新声被宠，复改易音辞，止存《鹿鸣》一曲，晋初亦除之。又汉代短箫铙歌乐曲，三国时存者，有《朱鹭》、《艾如张》、《上之回》、《战城南》、《巫山高》、《将进酒》之类，凡二十二曲。魏、吴称号，始各改其十二曲。晋兴，又尽改之，独《玄云》、《钓竿》二曲名存而已。汉代鼙舞，三国时存者，有《殿前生桂树》等五曲，其辞则亡。汉代胡角《摩诃兜勒》一曲，张骞得自西域，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，魏晋时亦亡。晋以来新曲颇众，隋初尽归清乐。至唐武后时，旧曲存者，如《白雪》、《公莫》、《巴渝》、《白紵》、《子夜》、《团扇》、《懊(忒去中改农)》、《石城》、《莫愁》、《杨叛》、《乌夜啼》、《玉树后庭花》等，止六十三曲。唐中叶，声辞存者，又止三十七，有声无辞者七，今不复见。唐歌曲比前世益多，声行于今、辞见于今者，皆十之三四，世代差近尔。大抵先世乐府，有其名者尚多，其义存者十之三，其始辞存者十不得一，若其音则无传，势使然也。

晋以来歌曲

石崇以《明君曲》教其妾绿珠，曰：「我本汉家子，将适单于庭。昔为匣中玉，今为粪土英。」绿珠亦自作《懊(忒去中改农)歌》曰：「丝布涩难缝。」桓伊侍孝武饮燕，抚弦而歌《怨诗》曰：「为君既不易，为臣良独难。忠信事不显，乃有见疑患。周旦佐文武，金縢功不刊。推心辅王政，二叔反流言。」熊甫见王敦委任钱凤，将有异图，进说不纳，因告归。临与敦别，歌曰：「徂风飙起盖山陵，氛雾蔽日玉石焚。往事既去可长叹，念别惆怅会复难。」陈安死，陇上歌之曰：「陇上壮士有陈安，躯干虽小腹中宽，爱养将士同心肝。□骢父马铁锻鞍，七尺大刀奋如湍，丈八蛇矛左右盘，十荡十决无当前。战始三交失蛇矛，弃我□骢窜岩幽，为我外援而悬头。西流之水东流河，一去不还奈子何。」刘曜闻而悲伤，命乐府歌之。晋以来歌曲见于史者，盖如是耳。

唐绝句定为歌曲

唐时古意亦未全丧，《竹枝》、《浪淘沙》、《抛球乐》、《杨柳枝》，乃诗中绝句，而定为歌曲。故李太白《清平调》词三章皆绝句。元、白诸诗，亦为知音者协律作歌。白乐天守杭，元微之赠云：「休遣玲珑唱我诗，我诗多是别君辞。」自注云：「乐人高玲珑能歌，歌予数十诗。」乐天亦《醉戏诸妓》云：「席上争飞使君酒，歌中多唱舍人诗。」又《闻歌妓唱前郡守严郎中诗》云：「已留旧政布中和，又付新诗与艳歌。」元微之《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戏赠

》云：「轻新便妓唱，凝妙入僧禅。」沈亚之送人序云：「故友李贺，善撰南北朝乐府故词，其所赋尤多怨郁凄艳之巧。诚以盖古排今，使为词者莫得偶矣。惜乎其终亦不备声弦唱。」然唐史称：李贺乐府数十篇，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筦。又称：李益诗名与贺相埒，每一篇成，乐工争以赂求取之，被声歌供奉天子。又称：元微之诗，往往播乐府。旧史亦称：武元衡工五言诗，好事者传之，往往被于筦弦。又旧说：开元中，诗人王昌龄、高适、王之涣诣旗亭饮。梨园伶官亦招妓聚燕，三人私约曰：「我辈擅诗名，未定甲乙，试观诸伶讴诗分优劣。」一伶唱昌龄二绝句云：「寒雨连江夜入吴。平明送客楚帆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」「奉帚平明金殿开，强将团扇共徘徊。玉颜不及寒鸦色，犹带昭阳日影来。」一伶唱适绝句云：「开筵泪沾臆，见君前日书。夜台何寂寞，犹是子云居。」之涣曰：「佳妓所唱，如非我诗，终身不敢与子争衡。不然，子等列拜床下。」须臾，妓唱：「黄沙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」之涣揶揄二子曰：「田舍奴，我岂妄哉！」以此知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，盖常俗也。蜀王衍召嘉王宗寿饮宣华苑，命宫人李玉箫歌衍所撰宫词云：「辉辉赫赫浮五云，宣华池上月华春。月华如水映宫殿，有酒不醉真痴人。」五代犹有此风，今亡矣。近世有取陶渊明《归去来》、李太白《把酒问月》、李长吉《将进酒》、大苏公赤壁前后赋协入声律，此暗合其美耳。

元微之分诗与乐府作两科

元微之序《乐府古题》云：「操、引、谣、讴、歌、曲、词、调八名，起于郊祭、军宾、吉凶、苦乐之际。在音声者，因声以度词，审调以节唱，句度短长之数，声韵平上之差，莫不由之准度。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、引，采民氓者为讴、谣，备曲度者总谓之歌、曲、词、调。斯皆由乐以定词，非选词以配乐也。诗、行、咏、吟、题、怨、叹、章、篇九名，皆属事而作，虽题号不同，而悉谓之为诗可也。后之审乐者，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，盖选词以配乐，非由乐以定词也。」微之分诗与乐府作两科，固不知事始，又不知后世俗变。凡十七名皆诗也，诗即可歌，可被之筦弦也。元以八名者近乐府，故谓由乐以定词；九名者本诸诗，故谓选词以配乐。今乐府古题具在，当时或由乐定词，或选词配乐，初无常法。习俗之变，安能齐一。

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

古人善歌得名，不择男女。战国时，男有秦青、薛谈、王豹、绵驹、瓠梁，女有韩娥。汉高祖《大风歌》，教沛中儿歌之。武帝用事甘泉、圜丘，使童男女七十人歌。汉以来，男有虞公、李延年、朱顾仙、朱子尚、吴安泰、韩法秀，女有丽娟、莫愁、孙琐、陈左、宋容华、王金珠。唐时男有陈不谦、谦子意

奴、高玲珑、长孙元忠、侯贵昌、韦青、李龟年、米嘉荣、李袞、何戡、田顺郎、何满、郝三宝、黎可及、柳恭。女有穆氏、方等、念奴、张红红、张好好、金谷里叶、永新娘、御史娘、柳青娘、谢阿蛮、胡二(女市)、宠姐、盛小丛、樊素、唐有态、李山奴、任智方四女、洞云。今人独重女音，不复问能否。而士大夫所作歌词，亦尚婉媚，古意尽矣。政和间，李方叔在阳翟，有携善讴老翁过之者。方叔戏作《品令》云：「歌唱须是玉人，檀口皓齿冰肤。意传心事，语娇声颤，字如贯珠。老翁虽是解歌，无奈雪鬓霜须。大家且道，是伊模样，怎如念奴？」方叔固是沈于习俗，而语娇声颤，那得字如贯珠？不思甚矣。

。

论雅郑所分

或问雅郑所分。曰：中正则雅，多哇则郑；至论也。何谓中正？凡阴阳之气，有中有正，故音乐有正声，有中声。二十四气，岁一周天，而统以十二律。中正之声，正声得正气，中声得中气，则可用。中正用，则平气应。故曰：中正以平之。若乃得正气而用中律，得中气而用正律，律有短长，气有盛衰，太过不及之弊起矣。自扬子云之后，惟魏汉津晓此。东坡曰：「乐之所以不能致气召和如古者，不得中声故也。乐不得中声者，气不当律也。」东坡知有中声，盖见孔子及伶州鸠之言，恨未知正声耳。近梓潼雍嗣侯者，作正笙诀琴数，还相为宫，解律吕逆顺相生图。大概谓知音在识律，审律在习数。故师旷之聪，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，诸谱以律通不过者，率皆淫哇之声。嗣侯自言得律吕真数，着说甚详，而不及中正。

歌曲拍节乃自然之度数

或曰：古人因事作歌，输写一时之意，意尽则止，故歌无定句；因其喜怒哀乐，声则不同，故句无定声。今音节皆有辖束，而一字一拍，不敢辄增损，何与古相戾欤？予曰：皆是也。今人固不及古，而本之情性，稽之度数，古今所尚，各因其所重。昔尧民亦击壤歌，先儒为搏拊之说，亦曰所以节乐。乐之有拍，非唐虞创始，实自然之度数也。故明皇使黄幡绰写拍板谱，幡绰画一耳于纸以进，曰：「拍从耳出。」牛僧孺亦谓拍为乐句。嘉佑间，汴都三岁小儿在母怀饮乳，听曲皆捻手指作拍，应之不差。虽然，古今所尚，治体风俗，各因其所重，不独歌乐也。古人岂无度数？今人岂无性情？用之各有轻重，但今不及古耳。今所行曲拍，使古人复生，恐未能易。

卷二

唐末五代乐章可喜

唐末五代，文章之陋极矣，独乐章可喜，虽乏高韵，而一种奇巧，各自立格，不相沿袭。在士大夫犹有可言，若昭宗「野烟生碧树，陌上行人去」，岂非

作者？诸国僭主中，李重光、王衍、孟昶、霸主钱俶，习于富贵，以歌酒自娱。而庄宗同父兴代北，生长戎马间，百战之余，亦造语有思致。国初平一字内，法度礼乐，寝复全盛。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，此尤可怪。

唐昭宗词

唐昭宗以李茂贞之故，欲幸太原，至渭北，韩建迎奉归华州。上郁郁不乐，时登城西齐云楼眺望，制《菩萨蛮》曲曰：「登楼遥望秦宫殿，茫茫只见双飞燕。渭水一条流，千山与万丘。野烟生碧树，陌上行人去。安得有英雄，迎归大内中。」又曰：「飘飘且在三峰下，秋风往往堪沾洒。肠断忆仙宫，朦胧烟雾中。思梦时时睡，不语长如醉。早晚是归期，穹苍知不知？」

各家词短长

王荆公长短句不多，合绳墨处，自雍容奇特。晏元献公、欧阳文忠公，风流缛藉，一时莫及，而温润秀洁，亦无其比。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，溢而作词曲，高处出神入天，平处尚临镜笑春，不顾侪辈。或曰：长短句中诗也。为此论者，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。诗与乐府同出，岂当分异？若从柳氏家法，正自不得不分异耳。晁无咎、黄鲁直皆学东坡，韵制得七八。黄晚年闲放于狭邪，故有少疏荡处。后来学东坡者，叶少蕴、蒲大受亦得六七，其才力比晁、黄差劣。苏在庭、石耆翁入东坡之门矣，短气局步，不能进也。赵德麟、李方叔皆东坡客，其气味殊不近，赵婉而李俊，各有所长，晚年皆荒醉汝颖京洛间，时时出滑稽语。贺方回、周美成、晏叔原、僧仲殊各尽其才力，自成一家。贺、周语意精新，用心甚苦。毛泽民、黄载万次之。叔原如金陵王谢子弟，秀气胜韵，得之天然，将不可学。仲殊次之，殊之贍，晏反不逮也。张子野、秦少游俊逸精妙。少游屡困京洛，故疏荡之风不除。陈无己所作数十首，号曰《语业》，妙处如其诗，但用意太深，有时僻涩。陈去非、徐师川、苏养直、吕居仁、韩子苍、朱希真、陈子高、洪觉范，佳处亦各如其诗。王辅道、履道善作一种俊语，其失在轻浮，辅道夸捷敏，故或有不缜密。李汉老富丽而韵平平。舒信道、李元膺，思致妍密，要是波澜小。谢无逸字字求工，不敢辄下一语，如刻削通草人，都无筋骨，要是力不足。然则独无逸乎？曰：类多有之，此最著者尔。宗室中，明发、伯山久从汝洛名士游，下笔有逸韵，虽未能一一尽奇，比国贤、圣褒则过之。王逐客才豪，其新丽处与轻狂处皆足惊人。沈公述、李景元、孔方平、处度叔侄、晁次膺、万俟雅言，皆有佳句，就中雅言又绝出。然六人者，源流从柳氏来，病于无韵。雅言初自集分两体：曰雅词，曰侧艳，目之曰《胜萱丽藻》。后召试入官，以侧艳体无赖太甚，削去之。再编成集，分五体：曰应制、曰风月脂粉、曰雪月风花、曰脂粉才情、曰杂类，周美成目之曰《大声》。次膺亦间作侧艳。田不伐才思与雅言抗行，不闻有侧艳。

田中行极能写人意中事，杂以鄙俚，曲尽要妙，当在万俟雅言之右，然庄语辄不佳。尝执一扇，书句其上云：「玉蝴蝶恋花心动。」语人曰：「此联三曲名也，有能对者，吾下拜。」北里狭邪间横行者也。宗室温之次之。长短句中，作滑稽无赖语，起于至和。嘉佑之前，犹未盛也。熙、丰、元佑间，袁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，时出一两解。泽州孔三传者，首创诸宫调古传，士大夫皆能诵之。元佑间，王齐叟彦龄，政和间，曹组元宠皆能文，每出长短句，脍炙人口。彦龄以滑稽语噪河朔。组潦倒无成，作《红窗迥》及杂曲数百解，闻者绝倒，滑稽无赖之魁也。夤缘遭遇，官至防御使。同时有张袞臣者，组之流，亦供奉禁中，号「曲子张观察」。其后祖述者益众，嫚戏污贱，古所未有。组之子知合门事勋，字公显，亦能文，尝以家集刻板，欲盖父之恶。近有旨下扬州，毁其板云。

乐章集浅近卑俗

柳耆卿《乐章集》，世多爱赏，其实该洽，序事闲暇，有首有尾，亦间出佳语，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。惟是浅近卑俗，自成一体，不知书者尤好之。予尝以比都下富儿，虽脱村野，而声态可憎。前辈云：「《离骚》寂寞千年后，《戚氏》凄凉一曲终。」《戚氏》，柳所作也，柳何敢知世间有《离骚》？惟贺方回、周美成时时得之。贺《六州歌头》、《望湘人》、《吴音子》诸曲，周《大酺》、《兰陵王》诸曲最奇崛。或谓深劲乏韵，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。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，秦汉以后皆有，造语险易，则无定法。今必以「斜阳芳草」、「淡烟细雨」绳墨后来作者，愚甚矣。故曰：不知书者，尤好耆卿。

东坡指出向上一路

长短句虽至本朝盛，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。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，偶尔作歌，指出向上一路，新天下耳目，弄笔者始知自振。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，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，则学曹元宠。虽可笑，亦毋用笑也。

欧词集自作者三之一

欧阳永叔所集歌词，自作者三之一耳。其间他人数量，群小因指为永叔，起暧昧之谤。

小山词

晏叔原歌词初号《乐府补亡》。自序曰：「往与二三忘名之士浮沉酒中，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醒解愠，试续南部诸贤作五七字语，期以自娱。不皆叙所怀，亦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，及同游者意中事。尝思感物之情，古今不异。窃谓篇中之意，昔人定已不遗，第今无传耳，故今所制，通以《补亡》名之。始时沈十二廉叔、陈十君龙家有莲、鸿、苹、云，工以清讴娱客，每得一解，即以

草授诸儿，吾三人听之，为一笑乐。」其大指如此。叔原于悲欢合离，写众作之所不能，而嫌于夸。故云：「昔人定已不遗，第今无传。」莲、鸿、苹、云，皆篇中数见，而世多不知为两家歌儿也。其后目为《小山集》，黄鲁直序之云：「嬉弄于乐府之余，寓以诗人句法，清壮顿挫，能动摇人心。」又云：「狭邪之大雅，豪士之鼓吹，其合者《高唐》、《洛神》之流，其下者不减《桃叶》、《团扇》。」「若乃妙年美士，近知酒色之娱；苦节矜儒，晚悟裙裾之乐。鼓之舞之，使宴安酖毒而不悔，则叔原之罪也哉！」叔原年未至乞身，退居京城赐第，不践诸贵之门。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长短句，欣然两为作《鹧鸪天》：「九日悲秋不到心，凤城歌管有新音。风雕碧柳愁眉淡，露染黄花笑靥深。初过雁，已闻砧，绮罗丛里胜登临。须教月户纤纤玉，细捧霞觞艳艳金。」「晓日迎长岁岁同，太平箫鼓间歌钟。云高未有前村雪，梅小初开昨夜风。罗幕翠，锦筵红，钗头罗胜写宜冬。从今屈指春期近，莫使金樽对月空。」竟无一语及蔡者。

周贺词语意精新

江南某氏者解音律，时时度曲。周美成与有瓜葛，每得一解，即为制词，故周集中多新声。贺方回初在钱塘作《青玉案》，鲁直喜之，赋绝句云：「解道江南断肠句，只今惟有贺方回。」贺集中如《青玉案》者甚众。大抵二公卓然自立，不肯浪下笔，予故谓语意精新，用心甚苦。

梅苑

吾友黄载万歌词号《乐府广变风》，学富才赡，意深思远，直与唐名辈相角逐，又辅以高明之韵，未易求也。吾每对之叹息，诵东坡先生语曰：「彼尝从事于此，然后知其难，不知者以为苟然而已。」夏几道序之曰：「惜乎语妙而多伤，思穷而气不舒，赋才如此，反啬其寿，无乃情文之兆欤？」载万所居斋前，梅花一株甚盛，因录唐以来词人才士之作凡数百首，为斋居之玩，命曰《梅苑》。其序引云：「呈妍月夕，夺霜雪之鲜；吐臭风晨，聚椒兰之酷。情涯殆绝，鉴赏斯在，莫不抽毫襞彩，比声裁句。召楚云使兴歌，命燕玉以按节。妆台之篇，宾筵之章，可得而述焉。」《乐府广变风》有赋梅花数曲，亦自奇特。

兰畹曲会

《兰畹曲会》，孔宁极先生之子方平所集。序引称无为、莫知非，其自作者称鲁逸仲，皆方平隐名，如子虚、乌有、亡是之类。孔平日自号潢皋渔父，与侄处度齐名，李方叔诗酒侣也。

大晟乐府得人

崇宁间建大晟乐府，周美成作提举官，而制撰官又有七。万俟咏雅言，元佑诗

赋科老手也，三舍法行，不复进取，放意歌酒，自称大梁词隐。每出一章，信宿喧传都下，政和初召试补官，置大晟乐府制撰之职。新广八十四调，患谱弗传，雅言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，有旨依月用律，月进一曲，自此新谱稍传。时田为不伐亦供职大乐，众谓乐府得人云。

易安居士词

易安居士，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，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。自少年便有诗名，才力华赡，逼近前辈，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，若本朝妇人，当推词采第一。赵死，再嫁某氏，讼而离之，晚节流荡无归。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，轻巧尖新，姿态百出，闾巷荒淫之语，肆意落笔，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，未见如此无顾籍也。陈后主游宴，使女学士狎客赋诗相赠答，采其尤艳丽者被以新声，不过「璧月夜夜满，琼树朝朝新」等语。李戡尝痛元白诗纤艳不逞，非庄士雅人，多为其破坏。流于民间，子父女母，交口教授，淫言媒语，冬寒夏热，入人肌骨，不可除去。二公集尚存，可考也。元与白书，自谓近世妇人，晕淡眉目，绾约头鬟，衣服修广之度，及匹配色泽，尤剧怪艳，因为艳诗百余首，今集中不载。元《会真诗》，白《梦游春诗》，所读纤艳不逞，淫言媒语，止此耳。温飞卿号多作侧辞艳曲，其甚者：「合欢桃核终堪恨，里许元来别有人」，「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」，亦止此耳。今之士大夫学曹组诸人鄙秽歌词，则为艳丽如陈之女学士狎客，为纤艳不逞淫言媒语如元白，为侧词艳曲如温飞卿，皆不敢也。其风至闺房妇女，夸张笔墨，无所羞畏，殆不可使李戡见也。

六人赋木犀

向伯恭用《满庭芳》曲赋木犀，约陈去非、朱希真、苏养直同赋，「月窟蟠根，云岩分种」者是也。然三人皆用《清平乐》和之。去非云：「黄衫相倚，翠葆层层底。八月江南风日美，弄影山腰水尾。楚人未识孤妍，《离骚》遗恨千年。无住庵中新事，一枝唤起幽禅。」希真云：「人闲花少，菊小芙蓉老。冷淡仙人偏得道，买定西风一笑。前身元是江梅，黄姑点破冰肌。只有暗香犹在，饱参清似南枝。」养直云：「断崖流水，香度青林底。元配骚人兰与芷，不数春风桃李。淮南丛桂小山，诗翁合得跻攀。身到十洲三岛，心游万壑千岩。」后伯恭再赋木犀，亦寄《清平乐》赠韩璜叔夏云：「吴头楚尾，踏破芒鞋底。万壑千岩秋色里，不奈恼人风味。如今老我芟林，世间百不关心。独喜爱香韩寿，能来同醉花阴。」韩和云：「秋光如水，酿作鹅黄蚁。散入千岩佳树里。惟许修门人醉。轻钿重上风鬟，不禁月冷霜寒。步障深沉归去，依然愁满江山。」初，刘原父亦于《清平乐》赋木犀云：「小山丛桂，最有留人意，拂叶攀花无限思，雨湿浓香满袂。别来过了秋光，翠帘昨夜新霜。多少月官闲地

，姮娥借与微芳。」同一花一曲，赋者六人，必有第其高下者。

紫姑神词

正宫《白苧》曲赋雪者，世传紫姑神作。写至「追昔燕然画角，宝钥珊瑚，是时丞相，虚作银城换得」，或问出处，答云：「天上文字，汝那得知。」末后句「又恐东君，暗遣花神，先到南国。昨夜江梅，漏泄春消息」，殊可喜也。予旧同僚郝宗文，尝春初请紫姑神，既降，自称蓬莱仙人玉英，书《浪淘沙》曲云：「塞上早春时，暖律犹微，柳舒金线拂回堤。料得江乡应更好，开尽梅溪。昼漏渐迟迟，愁损仙肌。几回无语敛双眉。凭偏栏杆十二曲，日下楼西。」

沈公述词

沈公述为韩魏公之客，魏公在中山，门人多有赐环之望。沈秋日作《霜叶飞》词云：「谩赢得相思甚了，东君早作归来计。便莫惜丹青手，重与芳菲，万红千翠。」为魏公发也。

贺方回石州慢

贺方回《石州慢》，予旧见其稿，「风色收寒，云影弄晴」改作「薄雨收寒，斜照弄晴」。又「冰垂玉筋，向午滴沥檐楹，泥融消尽墙阴雪」改作「烟横水际，映带几点归鸿，东风消尽龙沙雪」。

宇文叔通词

宇文叔通久留虏中不得归，立春日作《迎春乐》曲云：「宝幡彩胜堆金缕。双燕钗头舞。人间要识春来处，天际雁，江边树。故国莺花又谁主，念憔悴，几年羁旅。把酒祝东风，吹取人归去。」

周美成点绛唇

周美成初在姑苏，与营妓岳七楚云者游甚久，后归自京师，首访之，则已从人矣。明日饮于太守蔡峦子高坐中，见其妹，作《点绛唇》曲寄之云：「辽鹤西归，故乡多少伤心事。短书不寄，鱼浪空千里。凭仗桃根，说与相思意。愁何际，旧时衣袂，犹有东风泪。」

何文缜词

何文缜在馆阁时，饮一贵人家，侍儿惠柔者解帕子为赠，约牡丹开再集。何甚属意，归作《虞美人》曲，曲中隐其名云：「分香帕子揉蓝腻，欲去殷勤惠。重来宜待牡丹时，只恐花知，知后故开迟。别来看尽闲桃李，日日栏杆倚。催花无计问东风，梦作一双蝴蝶遶芳丛。」何书此曲与赵咏道，自言其张本云。

王彦龄夫妇词

王齐叟彦龄，元佑副枢岩叟之弟，任俊得声。初官太原，作《望江南》数十曲嘲府县同僚，遂并及帅，帅怒甚，因众入谒，面责彦龄：「何敢尔！岂恃兄贵

，谓吾不能効治耶？」彦龄执手板顿首帅前曰：「居下位，只恐被人谗。昨日只吟《青玉案》，几时曾做《望江南》？试问马都监。」帅不觉失笑，众亦匿笑去。今《别素质》曲「此事凭谁知证，有楼前明月，窗外花影」者，彦龄作也。娶舒氏，亦有词翰。妇翁武选，彦龄事之素不谨。因醉酒嫚骂，翁不能堪，取女归，竟至离绝。舒在父家，一日行池上，怀其夫，作《点绛唇》曲云：「独自临流，兴来时把栏干凭。旧愁新恨，耗却来时兴。鹭散鱼潜，烟敛风初定。波心静，照人如镜，少个年时影。」

莫少虚词

《水调歌头》：「瑶草一何碧，春入武陵溪。溪上桃花无数，花上有黄鹂。」世传为鲁直于建炎初见石耆翁，言此莫少虚作也。莫此词本始，耆翁能道其详。予尝见莫《浣溪沙》曲：「宝钏绡裙上玉梯，云重应恨翠楼低。愁同芳草两萋萋。」又云：「归梦悠扬见未真，绣衾恰有暗香熏。五更分得楚台春。」造语颇工。晚年心醉富贵，不复事文笔。

古人使王昌莫愁事

古书亡逸固多，存于世者，亦恨不尽见。李义山绝句云：「本来银汉是红墙，隔得卢家白玉堂。谁与王昌报消息，尽知三十六鸳鸯。」而唐人使王昌事尤数，世多不晓，古乐府中可互见，然亦不详也。一曰：「相逢狭路间，道隘不容车。如何两少年，挟毂问君家。君家诚易知，易知复难忘。黄金为君门，白玉为君堂。堂上置樽酒，使作邯郸倡。中庭生桂树，华灯何煌煌。兄弟两三人，中子为侍郎。五日一来归，道上自生光。黄金络马头，观者满路傍。入门时左顾，但见双鸳鸯。鸳鸯七十二，罗列自成行。」一曰：「河中之水向东流，洛阳女儿名莫愁。莫愁十三能织绮，十四采桑南陌头。十五嫁为卢家妇，十六生儿字阿侯。卢家兰室桂为梁，中有郁金香。头上金钗十二行，足下丝履五文章。珊瑚桂镜烂生光，平头奴子提履箱。人生富贵何所望，恨不嫁与东家王。」以三章互考之，即知乐府前篇所谓白玉堂与鸳鸯七十二，乃卢家。然义山称三十六者，三十六双，即七十二也。又知乐府后篇所谓东家王，即王昌也。余少年时戏作《清平乐》曲赠妓卢姓者云：「卢家白玉为堂，于飞多少鸳鸯。纵使东墙隔断，莫愁应念王昌。」黄载万亦有《更漏子》曲云：「怜宋玉，许王昌。东西邻短墙。」予每戏谓人曰：「载万似曾经界两家来。」盖宋玉《好色赋》，称东邻之子，即宋玉为西邻也。东家王，即东邻也；载万用事如此之工。世徒知石城有莫愁，不知洛阳亦有之，前辈言乐府两莫愁，正谓此也。又韩致光诗：「何必苦劳魂与梦，王昌祇在此墙东。」业唱歌者，沈亚之目为声家，又曰声党，又曰贡声中禁。李义山云：「王昌且在墙东住，未必金堂得免嫌。」又云：「欲入卢家白玉堂，新春催破舞衣裳。」《对雪》云：「又

入卢家妒玉堂。」

陈无己浣溪沙

陈无己作《浣溪沙》曲云：「暮叶朝花种种陈，三秋作意问诗人。安排云雨要新清。随意且须追去马，轻衫从使着行尘。晚窗谁念一愁新。」本是「安排云雨要清新」，以末后句「新」字韵，遂倒作「新清」。世言无己喜作庄语，其弊生硬是也。词中暗带陈三、念一两名，亦有时不庄语乎？

卷三

霓裳羽衣曲

《霓裳羽衣曲》，说者多异。予断之曰：西凉创作，明皇润色，又为易美名。其它饰以神怪者，皆不足信也。唐史云：河西节度使杨敬忠献，凡十二遍。白居易《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》云：「由来能事各有主，杨氏创声君造谱。」自注云：「开元中，西凉节度使杨敬述造。」郑愚《津阳门诗》注亦称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。予又考唐史《突厥传》，开元间，凉州都督杨敬述为噉欲谷所败，白衣检校凉州事。乐天、郑愚之说是也。刘梦得诗云：「开元天子万事足，惟惜当年光景促。三乡陌上望仙山，归作霓裳羽衣曲。仙心从此在瑶池，三清八景相追随。天上忽乘白云去，世间空有秋风词。」李肱《霓裳羽衣曲》诗云：「开元太平时，万国贺丰岁。梨园进旧曲，玉座流新制。风管迭参差，霞衣竞摇曳。」元微之《法曲》诗云：「明皇度曲多新态，宛转浸淫易沉着。赤白桃李取花名，霓裳羽衣号天落。」刘诗谓明皇望女几山，持志求仙，故退作此曲。当时诗今无传，疑是西凉献曲之后，明皇三乡眺望，发兴求仙，因以名曲。「忽乘白云去，空有秋风词」，讥其无成也。李诗谓明皇厌梨园旧曲，故有此新制。元诗谓明皇作此曲多新态，霓裳羽衣非人间服，故号天落。然元指为法曲，而乐天亦云：「法曲法曲歌霓裳，政和世理音洋洋。开元之人乐且康。」又知其为法曲一类也。夫西凉既献此曲，而三人者又谓明皇制作，予以是知为西凉创作，明皇润色者也。杜佑《理道要诀》云：「天宝十三载七月改诸乐名，中使辅璆琳宣进止，令于太常寺刊石，内黄钟商《婆罗门曲》改为《霓裳羽衣曲》。」《津阳门诗》注：「叶法善引明皇入月宫，闻乐归，笛写其半，会西凉都督杨敬述进《婆罗门》，声调合，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，敬述所进为其腔，制《霓裳羽衣》。」月官事荒诞，惟西凉进《婆罗门曲》，明皇润色，又为易美名，最明白无疑。《异人录》云：「开元六年，上皇与申天师中秋夜同游月中，见一大官府，榜曰：『广寒清虚之府』。兵卫守门，不得入。天师引上皇跃超烟雾中，下视玉城，仙人、道士乘云驾鹤往来其间，素娥十余人，舞笑于广庭大桂树下，乐音嘈杂清丽。上皇归，编律成音，制《霓裳羽衣曲》。」《逸史》云：「罗公远中秋侍明皇宫中翫月，以拄杖向空掷之，化为银

桥，与帝升桥，寒气侵人，遂至月宫。女仙数百，素练霓衣，舞于广庭。上问曲名，曰：《霓裳羽衣》。上记其音，归作《霓裳羽衣曲》。」《鹿革事类》云：「八月望夜，叶法善与明皇游月官，聆月中天乐，问曲名，曰：《紫云回》。默记其声，归传之，名曰《霓裳羽衣》。」此三家者，皆志明皇游月宫，其一申天师同游，初不得曲名。其一罗公远同游，得今曲名。其一叶法善同游，得《紫云回》曲名，归易之。虽大同小异，要皆荒诞无可稽据。杜牧之《华清宫》诗：「月闻仙曲调，霓作舞衣裳。」诗家搜奇入句，非决然信之也。又有甚者，《开元传信记》云：「帝梦游月官，闻乐声，记其曲名《紫云回》。」《杨妃外传》云：「上梦仙子十余辈，各执乐器，御云而下。一人曰：『此曲神仙《紫云回》，今授陛下。』」《明皇杂录》及《仙传拾遗》云：「明皇用叶法善术，上元夜自上阳宫往西凉州观灯，以铁如意质酒而还，遣使取之，不诬。」《幽怪录》云：「开元正月望夜，帝欲与叶天师观广陵，俄虹桥起殿前，师奏请行，但无回顾。帝步上，高力士、乐官数十从，顷之，到广陵。士女仰望，曰：『仙人现。』师请令乐官奏《霓裳羽衣》一曲，乃回。后广陵奏：『上元夜仙人乘云西来，临孝感寺，奏《霓裳羽衣曲》而去。』上大悦。」唐人喜言开元天宝事，而荒诞相凌夺如此，将使谁信之？予以是知其它饰以神怪者，皆不足信也。王建诗云：「弟子歌中留一色，听风听水作霓裳。」欧阳永叔《诗话》以不晓听风听水为恨。蔡绦《诗话》云：出唐人《西域记》。龟兹国王与臣庶知乐者，于大山间听风水声，均节成音。后翻入中国，如《伊州》、《甘州》、《凉州》，皆自龟兹致。此说近之，但不及《霓裳》。予谓《凉州》定从西凉来，若《伊》与《甘》，自龟兹致，而龟兹听风水造诸曲，皆未可知。王建全章，余亦未见。但「弟子歌中留一色」，恐是指梨园弟子，则何豫于龟兹？置之勿论可也。按唐史及唐人诸集、诸家小说，杨太真进见之日，奏此曲导之。妃亦善此舞，帝尝以赵飞燕身轻，成帝为置七宝避风台事戏妃，曰：「尔则任吹多少。」妃曰：「《霓裳》一曲，足掩前右。」而宫妓佩七宝璎珞舞此曲，曲终珠翠可扫。故诗人云：「贵妃宛转侍君侧，体弱不胜珠翠繁。冬雪飘飘锦袍暖，春风荡样霓裳翻。」又云：「天阁沉沉夜未央，碧云仙曲舞霓裳。一声玉笛向空尽，月满骊山宫漏长。」又云：「霓裳一曲千峰上，舞破中原始下来。」又云：「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。」又云：「世人莫重霓裳曲，曾致干戈是此中。」又云：「云雨马嵬分散后，骊宫无复听霓裳。」又云：「霓裳满天月，粉骨几春风。」帝为太上皇，就养南宫，迁于西宫，梨园弟子玉管发音，闻此曲一声，则天颜不怡，左右歔歔。其后宪宗时，每大宴，间作此舞。文宗时，诏太常卿冯定，采开元雅乐，制《云韶雅乐》及《霓裳羽衣曲》。是时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，已多按习，而文宗乃

令冯定制舞曲者，疑曲存而舞节非旧，故就加整顿焉。李后主作《昭惠后谕》云：「《霓裳羽衣曲》，绵兹丧乱，世罕闻者。获其旧谱，残缺颇甚。暇日与后详定，去彼淫繁，定其缺坠。」盖唐末始不全。《蜀梼杌》称：「三月上巳，王衍宴怡神亭，衍自执板唱《霓裳羽衣》、《后庭花》、《思越人》曲。」决非开元全章。《洞微志》称：「五代时，齐州章丘北村任六郎，爱读道书，好汤饼，得犯天麦毒疾，多唱异曲。八月望夜，待月私第，六郎执板大噪一曲。有水鸟野雀数百，集其舍屋倾听。自道曰：「此即昔人《霓裳羽衣》者。」众请于何得，笑而不答。」既得之邪疾，使此声果传，亦未足信。按明皇改《婆罗门》为《霓裳羽衣》，属黄钟商。云：时号越调，即今之越调是也。白乐天《嵩阳观夜奏霓裳》诗云：「开元遗曲自凄凉，况近秋天调是商。」又知其为黄钟商无疑。欧阳永叔云：「人间有《瀛府》、《献仙音》二曲，此其遗声。」《瀛府》属黄钟宫，《献仙音》属小石调，了不相干。永叔知《霓裳羽衣》为法曲，而《瀛府》、《献仙音》为法曲中遗声，今合两个宫调作《霓裳羽衣》一曲遗声，亦太疏矣。《笔谈》云：「蒲中逍遥楼楣上，有唐人横书，类梵字，相传是《霓裳谱》，字训不通，莫知是非。或谓今燕部有《献仙音》曲，乃其遗声。然《霓裳》本谓之道调法曲，《献仙音》乃小石调尔。」又《嘉佑杂志》云：「同州乐工翻河中黄幡绰《霓裳谱》，钧容乐工任守澄以为非是，别依法曲造成。教坊伶人花日新见之，题其后云：『法曲虽精，莫近《望瀛》。』」予谓《笔谈》知《献仙音》非是，乃指为道调法曲，则无所著见。独《理道要诀》所载，系当时朝旨，可信不诬。《杂志》谓同州乐工翻河中黄幡绰谱，虽不载何宫调，安知非逍遥楼楣上横书耶？今并任守澄谱皆不传。乐天《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》云：「磬箫箏笛递相搀，击擗弹吹声迤迤。」注云：「凡法曲之初，众乐不齐，惟金石丝竹次第发声，霓裳序初亦复如此。」又云：「散序六奏未动衣，阳台宿云慵不飞。中序擘騂初入拍，秋竹竿裂春冰拆。」注云：「散序六遍无拍，故不舞，中序始有拍，亦名拍序。」又云：「繁音急节十二遍，跳珠撼玉何铿锵。翔鸾舞了却收翅，唳鹤曲终长引声。」注云：「《霓裳》十二遍而曲终，凡曲将终，皆声拍促速，惟《霓裳》之末，长引一声。」《笔谈》云：「《霓裳曲》凡十二迭，前六迭无拍，至第七迭方谓之迭遍，自此始有拍而舞。」《笔谈》，沈存中撰。沈指《霓裳羽衣》为道调法曲，则是未尝见旧谱。今所云岂亦得之乐天乎？世有般涉调《拂霓裳曲》，因石曼卿取作传踏，述开元天宝旧事。曼卿云：本是月宫之音，翻作人间之曲。近夔帅曾端伯增损其辞，为勾遣队口号，亦云开宝遗音。盖二公不知此曲自属黄钟商，而《拂霓裳》则般涉调也。宣和初，普州守山东人王平，词学华赡，自言得夷则商《霓裳羽衣谱》，取陈鸿、白乐天《长恨歌传》，并乐天

《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》，又杂取唐人小诗长句，及明皇、太真事，终以微之《连昌宫词》，补缀成曲，刻板流传。曲十一段，起第四遍，第五遍、第六遍、正(打去丁改颠)、入破、虚催、袞、实催、袞、歇拍、杀袞，音律节奏，与白氏歌注大异。则知唐曲今世决不复见，亦可恨也。又唐史称：客有以按乐图示王维者，无题识。维徐曰：「此《霓裳》第三迭最初拍也。」客未然，引工按曲，乃信。予尝笑之，霓裳第一至第六迭无拍者，皆散序故也。类音家所行大品，安得有拍？乐图必作舞女，而霓裳散序六迭以无拍故不舞。又画师于乐器上，或吹或弹，止能画一个字，诸曲皆有此一字，岂独《霓裳》？唐孔纬拜官教坊，优伶求利市，纬呼使前，索其笛，指窍问曰：「何者是《浣溪沙》孔笼子？」诸伶大笑。此与画图上定曲名何异。

凉州曲

《凉州曲》，唐史及《传载》称：天宝乐曲皆以边地为名，若《凉州》、《伊州》、《甘州》之类，曲遍声繁，名入破。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。明年，安禄山反，凉、伊、甘皆陷。《土蕃史》及《开元传信纪》亦云：西凉州献此曲，宁王宪曰：「音始于宫，散于商，成于角征羽。斯曲也，宫离而不属，商乱而加暴，君卑逼下，臣僭犯上，臣恐一日有播迁之祸。」及安史之乱，世颇思宪审音。而《杨妃外传》乃谓上皇居南内，夜与妃侍者红桃歌妃所制《凉州词》，上因广其曲，今流传者益加。《明皇杂录》亦云：「上初自巴蜀回，夜来乘月登楼，命妃侍者红桃歌《凉州》，即妃所制。上亲御玉笛为倚曲，曲罢无不感泣。因广其曲，传于人间。」予谓皆非也。《凉州》在天宝时已盛行，上皇巴蜀回，居南内，乃肃宗时，那得始广此曲？或曰：因妃所制词而广其曲者，亦词也，则流传者益加，岂亦词乎？旧史及诸家小说谓妃善歌舞，邃晓音律，不称善制词。今妃《外传》及《明皇杂录》所云，夸诞无实，独帝御玉笛为倚曲，因广之，流传人间，似可信，但非《凉州》耳。唐史又云：其声本宫调。今《凉州》见于世者凡七宫曲，曰黄钟宫、道调宫、无射宫、中吕宫、南吕宫、仙吕宫、高宫，不知西凉所献何宫也。然七曲中，知其三是唐曲，黄钟、道调、高宫者是也。《脞说》云：「《西凉州》本在正宫，贞元初，康昆仑翻入琵琶玉宸宫调，初进在玉宸殿，故以命名，合众乐即黄钟也。」予谓黄钟即俗呼正宫，昆仑岂能舍正宫外别制黄钟凉州乎？因玉宸殿奏琵琶，就易美名，此乐工夸大之常态。而《脞说》便谓翻入琵琶玉宸宫调。《新史》虽取其说，止云康昆仑寓其声于琵琶，奏于玉宸殿，因号玉宸宫调，合诸乐则用黄钟宫，得之矣。张祜诗云：「春风南内百花时，道调凉州急遍吹。揭手便拈金(打去丁改宛)舞，上皇惊笑悖拏儿。」又《幽闲鼓吹》云：「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，福州观察使寄乐妓数十人，使者半岁不得通。窥伺门下，有琵琶

康昆仑出入，乃厚遗求通，伯和一试，尽付昆仑。段和上者，自制道调《凉州》，昆仑求谱，不许，以乐之半为赠，乃传。」据张祜诗，上皇时已有此曲，而《幽闲鼓吹》谓段师自制，未知孰是。白乐天《秋夜听高调凉州》诗云：「楼上金风声渐紧，月中银字韵初调。促张弦柱吹高管，一曲凉州入沆寥。」大吕宫，俗呼高宫，其商为高大石，其羽为高般涉，所调高调，乃高宫也。《史》及《脞说》又云：「凉州有大遍、小遍」，非也。凡大曲有散序、鞞、排遍、(打去丁改颠)、正(打去丁改颠)、入破、虚催、实催、袞遍、歇拍、杀袞，始成一曲，此谓大遍。而《凉州》排遍，予曾见一本有二十四段。后世就大曲制词者，类从简省，而管弦家又不肯从首至尾吹弹，甚者学不能尽。元微之诗云：「逡巡大遍《梁州》彻。」又云：「《梁州》大遍最豪嘈。」史及《脞说》谓有大遍小遍，其误识此乎？

伊州

《伊州》见于世者凡七商曲：大石调、高大石调、双调、小石调、歇指调、林钟商、越调，第不知天宝所制七商中何调耳。王建《宫词》云：「侧商调里唱《伊州》。」林钟商，今夷则商也，管色谱以凡字杀，若侧商即借尺字杀。

甘州

《甘州》，世不见，今仙吕调有曲破，有八声慢，有令，而中吕调有象甘州八声，他宫调不见也。凡大曲就本宫调制引、序、慢、近、令，盖度曲者常态。若象甘州八声，即是用其法于中吕调，此例甚广。伪蜀毛文锡有甘州遍，顾夘、李珣有倒排甘州，顾夘又有甘州子，皆不着宫调。

胡渭州

《胡渭州》，《明皇杂录》云：「开元中，乐工李龟年弟兄三人皆有才学盛名。彭年善舞，鹤年、龟年能歌，制《渭州曲》，特承顾遇。于东都大起第宅，僭侈之制，逾于公侯。」唐史《吐蕃传》亦云：「奏《凉州》、《胡渭》、《录要》杂曲。」今小石调《胡渭州》是也。然世所行《伊州》、《胡渭州》、《六么》，皆非大遍全曲。

六么

《六么》，一名《绿腰》，一名《乐世》，一名《录要》。元微之《琵琶歌》云：「《绿腰》散序多拢捻。」又云：「管儿还为弹《绿腰》，《绿腰》依旧声迢迢。」又云：「逡巡弹得《六么》彻，霜刀破竹无残节。」沈亚之《歌者叶记》云：「合韵奏《绿腰》。」又志卢金兰墓云：「为《绿腰》《玉树》之舞。」唐史《吐蕃传》云：「奏《凉州》、《胡渭》、《录要》杂曲。」段安节《琵琶录》云：「《绿腰》，本《录要》也，乐工进曲，上令录其要者。」白乐天《杨柳枝词》云：「《六么》《水调》家家唱，《白雪》《梅花》处处

吹。」又《听歌六绝句》内，《乐世》一篇云：「管急弦繁拍渐稠，《绿腰》宛转曲终头。诚知《乐世》声声乐，老病人听未免愁。」注云：「《乐世》一名《六么》。」王建《宫词》云：「琵琶先抹《六么》头。」故知唐人以「腰」作「么」者，惟乐天与王建耳。或云：此曲拍无过六字者，故曰《六么》。至乐天又独谓之《乐世》，他书不见也。《青箱杂记》云：「曲有《录要》者，录《霓裳羽衣曲》之要拍。」《霓裳羽衣曲》乃宫调，与此曲了不相关。士大夫论议，尝患讲之未详，率然而发，事与理交违，幸有证之者，不过如聚讼耳。若无人攻击，后世随以愤愤，或遗祸于天下，乐曲不足道也。《琵琶录》又云：「贞元中，康昆仑琵琶第一手，两市祈雨斗声乐，昆仑登东彩楼，弹新翻羽调《绿腰》，必谓无敌。曲罢，西市楼上出一女郎，抱乐器云：『我亦弹此曲，兼移在枫香调中。』下拨声如雷，绝妙入神，昆仑拜请为师。女郎更衣出，乃僧善本，俗姓段。」今《六么》行于世者四：曰黄钟羽，即俗呼般涉调；曰夹钟羽，即俗呼中吕调；曰林钟羽，即俗呼高平调；曰夷则羽，即俗呼仙吕调；皆羽调也。昆仑所谓新翻，今四曲中一类乎？或他羽调乎？是未可知也。段师所谓枫香调，无所著见。今四曲中一类乎？或他调乎？亦未可知也。欧阳永叔云：「贪看《六么》花十八。」此曲内一迭名花十八，前后十八拍，又四花拍，共二十二拍。乐家者流所谓花拍，盖非其正也，曲节抑扬可喜，舞亦随之。而舞筑球《六么》，至花十八益奇。

卷四

兰陵王

《兰陵王》，北齐史及《隋唐嘉话》称：齐文襄之子长恭封兰陵王，与周师战，尝着假面对敌，击周师金墉城下，勇冠三军。武士共歌谣之，曰《兰陵王入阵曲》。今越调《兰陵王》，凡三段二十四拍，或曰遗声也。此曲声犯正宫，管色用大凡字、大一字、勾字，故亦名大犯。又有大石调《兰陵王慢》，殊非旧曲。周齐之际，未有前后十六拍慢曲子耳。

虞美人

《虞美人》，《脞说》称起于项籍「虞兮」之歌。予谓后世以此命名可也，曲起于当时，非也。曾子宣夫人魏氏作《虞美人草行》，有云：「三军散尽旌旗倒，玉帐佳人坐中老。香魂夜逐剑光飞，青血化为原上草。芳菲寂寞寄寒枝，旧曲闻来似敛眉。」又云：「当时遗事久成空，慷慨尊前为谁舞？」亦有就曲志其事者，世以为工。其词云：「帐前草草军情变，月下旌旗乱。褰衣推枕怆离情，远风吹下楚歌声。正三更。抚雅欲上重相顾，艳态花无主，手中莲锏凛秋霜。九泉归去是仙乡，恨茫茫。」黄载万追和之，压倒前辈矣。其词云：「世间离恨何时了？不为英雄少。楚歌声起伯图休，一似□□□□水东流。」

葛荒葵老芜城暮，玉貌知何处？至今芳草解婆娑，只有当年魂魄未消磨。」按《益州草木记》：「雅州名山县出虞美人草，如鸡冠花。叶两两相对，为唱《虞美人》曲，应拍而舞，他曲则否。」《贾氏谈录》：「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，状如鸡冠，大叶相对。或唱《虞美人》，则两叶如人拊掌之状，颇中节拍。」《酉阳杂俎》云：「舞草出雅州，独茎三叶，叶如决明，一叶在茎端，两叶居茎之半相对。人或近之歌，及抵掌讴曲，叶动如舞。」《益部方物图赞》改虞作娱，云：「今世所传《虞美人》曲，下音俚调，非楚虞姬作。意其草纤柔，为歌气所动，故其叶至小者或若动摇，美人以为娱耳。」《笔谈》云：「高邮桑景舒性知音，旧闻虞美人草，遇人作《虞美人》曲，枝叶皆动，他曲不然。试之，如所传。详其曲，皆吴音也。他日取琴，试用吴音制一曲，对草鼓之，枝叶亦动，乃目曰《虞美人操》。其声调与旧曲始末不相近，而草辄应之者，律法同管也。今盛行江湖间，人亦莫知其如何为吴音。」《东斋记事》云：「虞美人草，唱他曲亦动，传者过矣。」予考六家说，各有异同。方物图赞最穿凿，无所稽据。旧曲固非虞姬作，若便谓下音俚调，嘻其甚矣。亦闻蜀中数处有此草，予皆未之见，恐种族异，则所感歌亦异。然旧曲三，其一属中吕调，其中吕宫，近世转入黄钟宫。此草应拍而舞，应旧曲乎？新曲乎？桑氏吴音，合旧曲乎？新曲乎？恨无可问者。又不知吴草与蜀产有无同类也。

安公子

《安公子》，《通典》及《乐府杂录》称：炀帝将幸江都，乐工王令言者，妙达音律。其子弹胡琵琶作《安公子》曲，令言惊问：「那得此？」对曰：「宫中新翻。」令言流涕曰：「慎毋从行。宫，君也。宫声往而不返，大驾不复回矣。」据《理道要诀》，唐时《安公子》在太簇角，今已不传。其见于世者，中吕调有近，般涉调有令，然尾声皆无所归宿；亦异矣。

水调

《水调歌》，《理道要诀》所载唐乐曲，南吕商时号水调。予数见唐人说水调，各有不同。予因疑水调非曲名，乃俗呼音调之异名，今决矣。按《隋唐嘉话》：炀帝凿汴河，自制《水调歌》，即是水调中制歌也。世以今曲《水调歌》为炀帝自制，今曲乃中吕调，而唐所谓南吕商，则今俗呼中管林钟商也。《脞说》云：「水调《河传》，炀帝将幸江都时所制，声韵悲切，帝喜之。乐工王令言谓其弟子曰：不返矣。水调《河传》，但有去声。」此说与《安公子》事相类，盖水调中《河传》也。《明皇杂录》云：「禄山犯顺，议欲迁幸。帝置酒楼上，命作乐。有进《水调歌》者，曰：『山川满目泪沾衣，富贵荣华能几时。不见只今汾水上，惟有年年秋雁飞。』上问谁为此曲，曰：『李峤。』上曰：『真才子。』不终饮而罢。」此水调中一句七字曲也。白乐天《听水调诗

》云：「五言一遍最殷勤。调少情多似有因。不会常时翻曲意，此声肠断为何人。」《脞说》亦云：「《水调》第五遍，五言调，声最愁苦。」此水调中一句五字曲。又有多遍，似是大曲也。乐天诗又云：「时唱一声新水调，谩人道是采菱歌。」此水调中新腔也。《南唐近事》云：「元宗留心内宠，宴私击鞠无虚日。尝命乐工杨花飞奏《水调》词进酒，花飞惟唱『南朝天子好风流』一句，如是数四。上悟，覆杯赐金帛。」此又一句七字。然既曰命奏《水调》词，则是令杨花飞水调中撰词也。《外史棹杙》云：「王衍泛舟巡阆中，舟子皆衣锦绣，自制水调《银汉曲》。」此水调中制《银汉曲》也。今世所唱中吕调《水调歌》，乃是以俗呼音调异名者名曲，虽首尾亦各有五言两句，决非乐天所闻之曲。《河传》，唐词存者二，其一属南吕宫，凡前段平韵，后仄韵。其一乃今《怨王孙》曲，属无射宫。以此知炀帝所制《河传》，不传已久。然欧阳永叔所集词内，《河传》附越调，亦《怨王孙》曲。今世《河传》乃仙吕调，皆令也。

万岁乐

《万岁乐》，唐史云：「明皇分乐为二部，堂下立奏，谓之立部伎。堂上坐奏，谓之坐部伎。坐部伎六曲，而《鸟歌万岁乐》居共四。鸟歌者，武后作也。有鸟能人言万岁，因以制乐。」《通典》云：「《鸟歌万岁乐》，武太后所造。时宫中养鸟，能人言，尝称万岁，为乐以象之。舞三人，衣绯大袖，并画(瞿鸟)鹄冠，作鸟象。」又云：「今岭南有鸟，似(瞿鸟)鹄，能言，名吉了。[音科。]」异哉，武后也！其为昭仪至篡夺，杀一后一妃，而杀王侯将相中外士大夫不可胜计，凶忍之极。又杀诸武，仅有免者。又最甚，则亲生四子，杀其二，废徙其一，独睿宗危得脱。视他人性命如粪草，至闻鸟歌万岁，乃欲集庆厥躬，改年号永昌。又因二齿生，改号长寿，又号延载，又号天册万岁，又号万岁通天，又号长安。自昔纪号祈祝，未有如后之甚者。在众人则欲速死，在一身则欲长久，世无是理也。按《理道要诀》，唐时太簇商乐曲有《万岁乐》。或曰：即《鸟歌万岁乐》也。又旧唐史：元和八年十月，汴州韩弘撰《圣朝万岁乐谱》三百首以进。今黄钟宫亦有《万岁乐》，不知起前曲或后曲。

夜半乐

《夜半乐》，唐史云：「民间以明皇自潞州还京师，夜半举兵，诛韦皇后，制《夜半乐》、《还京乐》二曲。」《乐府杂录》云：「明皇自潞州入平内难，半夜斩长乐门关，领兵入宫。后撰《夜半乐》曲。」今黄钟宫有《三台夜半乐》，中吕调有慢、有近拍、有序，不知何者为正。

何满子

《何满子》，白乐天诗云：「世传满子是人名。临就刑时曲始成。一曲四词歌

八迭，从头便是断肠声。」自注云：「开元中，沧州歌者姓名。临刑进此曲以赎死，上竟不免。」元微之《何满子歌》云：「何满能歌能宛转，天宝年中世称罕。婴刑系在圜墙间，下调哀音歌愤懑。梨园弟子奏玄宗，一唱承恩羁网缓。便将何满为曲名，御谱亲题乐府纂。」甚矣！帝王不可妄有嗜好也。明皇喜音律，而罪人遂欲进曲赎死。然元白平生交友，闻见率同，独纪此事少异。《卢氏杂锐》云：「甘露事后，文宗便殿观牡丹，诵舒元舆《牡丹赋》，叹息泣下，命乐适情。宫人沈翘翘舞《何满子》，词云：『浮云蔽白日』。上曰：『汝知书耶？』乃赐金臂环。」又薛逢《何满子》词云：「系马宫槐老，持杯店菊黄。故交今不见，流恨满川光。」五字四句。乐天所谓一曲四词，庶几是也。歌八迭，疑有和声，如《渔父》、《小秦王》之类。今词属双调，两段各六句，内五句各六字，一句七字。五代时尹鹖、李珣亦同此。其它诸公所作，往往只一段，而六句各六字，皆无复有五字者。字句既异，即知非旧曲。《乐府杂录》云：「灵武刺史李灵曜置酒，坐客姓骆，唱《何满子》，皆称妙绝。白秀才者曰：『家有声妓，歌此曲音调不同。』召至令歌，发声清越，殆非常音。骆遽问曰：『莫是宫中胡二子否？』妓熟视曰：『君岂梨园骆供奉邪？』相对泣下。皆明皇时人也。」张祜作《孟才人叹》云：「偶因歌态咏娇颦，传唱宫中十二春。却为一声何满子，下泉须吊孟才人。」其序称：「武宗疾笃，孟才人以歌笙获宠者，密侍其右。上目之曰：『吾当不讳，尔何为哉？』指笙囊泣曰：『请以此就缢。』上悯然。复曰：『妾尝艺歌，愿对上歌一曲以泄愤。』许之，乃歌一声《何满子》，气亟，立陨。上令医候之，曰：『脉尚温而肠已绝。』上崩，将徙柩，举之愈重。议者曰：『非俟才人乎？』命其槨至，乃举。」伪蜀孙光宪《何满子》一章云：「冠剑不随君去，江河还共恩深。」似为孟才人发。祜又有《宫词》云：「故国三千里，深宫二十年。一声何满子，双泪落君前。」其详不可得而闻也。

凌波神

《凌波神》，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云：「帝在东都，梦一女子，高髻广裳，拜而言曰：『妾凌波池中龙女，久护宫苑。陛下知音，乞赐一曲。』帝为作《凌波曲》，奏之池上，神出波间。」《杨妃外传》云：「上梦艳女，梳交心髻，大袖宽衣，曰：『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龙女，卫宫护驾实有功。陛下洞晓钧天之音，乞赐一曲。』梦中为鼓胡琴，作《凌波曲》。后于凌波池奏新曲，池中波涛涌起，有神女出池心，乃梦中所见女子，因立庙池上，岁祀之。」《明皇杂录》云：「女伶谢阿蛮善舞《凌波曲》，出入宫中及诸姨宅。妃子待之甚厚，赐以金粟妆臂环。」按《理道要诀》天宝诸乐曲名，有《凌波神》二曲，其一在林钟宫，云：时号道调宫。然今之林钟宫实时号南吕宫，而道调宫即古之仲吕

宫也。其一在南吕商，云：时号水调。今南吕商则俗呼中管林钟商也；皆不传。予问诸乐工，云：「旧见《凌波曲》谱，不记何宫调也。世传用之歌吹，能招来鬼神，因是久废。」岂以龙女见形之故，相承为能招来鬼神乎？

荔枝香

《荔枝香》，唐史《礼乐志》云：「帝幸骊山，杨贵妃生日，命小部张乐长生殿，奏新曲，未有名，会南方进荔枝，因名曰《荔枝香》。」《脞说》云：「太真妃好食荔枝，每岁忠州置急递上进，五日至都。天宝四年夏，荔枝滋甚，比开笼时，香满一室。供奉李龟年撰此曲进之，宣赐甚厚。」《杨妃外传》云：「明皇在骊山，命小部音声于长生殿奏新曲，未有名，会南海进荔枝，因名《荔枝香》。」三说虽小异，要是明皇时曲。然史及《杨妃外传》皆谓帝在骊山，故杜牧之华清绝句云：「长安回望绣成堆。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道荔枝来。」《遯斋闲览》非之，曰：「明皇每岁十月幸骊山，至春乃还，未尝用六月。词意虽美，而失事实。」予观小杜华清长篇，又有「尘埃羯鼓索，片段荔枝筐」之语。其后欧阳永叔词亦云：「一从魂散马嵬间。只有红尘无驿使，满眼骊山。」唐史既出永叔，宜此词亦尔也。今歇指、大石两调皆有近拍，不知何者为本曲。

阿滥堆

《阿滥堆》，《中朝故事》云：「骊山多飞禽，名阿滥堆。明皇御玉笛，采其声，翻为曲子名。左右皆传唱之，播于远近，人竞以笛效吹。故张祜诗云：『红树萧萧阁半开，玉皇曾幸此宫来。至今风俗骊山下，村笛犹吹阿滥堆。』」贺方回《朝天子》曲云：「待月上，潮平波滟滟，塞管孤吹新阿滥。」即谓《阿滥堆》。江湖间尚有此声，予未之闻也。尝以问老乐工，云属夹钟商。按《理道要诀》天宝诸乐名，堆作(土追)，属黄钟羽。夹钟商俗呼双调，而黄钟羽则俗呼般涉调。然《理道要诀》称：黄钟羽时号黄钟商调；皆不可晓也。

卷五

念奴娇

《念奴娇》，元微之《连昌宫词》云：「初过寒食一百六，店舍无烟宫树绿。夜半月高弦索鸣，贺老琵琶定场屋。力士传呼觅念奴，念奴潜伴诸郎宿。须臾觅得又连催，特敕街中许然烛。春娇满眼泪红绡，掠削云鬓旋装束。飞上九天歌一声，二十五郎吹管逐。」自注云：「念奴，天宝中名倡，善歌。每岁楼下酺宴，万众喧隘。严安之、韦黄裳辈辟易不能禁，众乐为之罢奏。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楼上曰：『欲遗念奴唱歌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，看人能听否？』皆悄然奉诏。然明皇不欲夺狭游之盛，未尝置在宫禁。岁幸温汤，时巡东洛，有司潜遣从行而已。」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云：「念奴有色，善歌，宫伎中第一。帝

尝曰：『此女眼色媚人。』又云：『念奴每执板当席，声出朝霞之上。』」今大石调《念奴娇》，世以为天宝间所制曲，予固疑之。然唐中叶渐有今体慢曲子，而近世有填《连昌宫词》入此曲者。后复转此曲入道调宫，又转入高宫大石调。

雨淋铃

《雨淋铃》，《明皇杂录》及《杨妃外传》云：「帝幸蜀，初入斜谷，霖雨弥旬。栈道中闻铃声，帝方悼念贵妃，采其声为《雨淋铃》曲以寄恨。时梨园弟子惟张野狐一人，善箏篴，因吹之，遂传于世。」予考史及诸家说，明皇自陈仓入散关，出河池，初不由斜谷路。今剑州梓桐县地名上亭，有古今诗刻记明皇闻铃之地，庶几是也。罗隐诗云：「细雨霏微宿上亭，两中因感雨淋铃。贵为天子犹魂断，穷着荷衣好涕零。剑水多端何处去，巴猿无赖不堪听。少年辛苦今飘荡，空媿先生教聚萤。」世传明皇宿上亭，雨中闻牛铎声，怅然而起，问黄幡绰：「铃作何语？」曰：「谓陛下特郎当。」特郎当，俗称不整治也。明皇一笑，遂作此曲。《杨妃外传》又载上皇还京后，复幸华清，从宫嫔御多非旧人。于望京楼下，命张野狐奏《雨淋铃》曲。上四顾凄然，自是圣怀耿耿，但吟「刻木牵丝作老翁，鸡皮鹤发与真同。须臾弄罢寂无事，还似人生一世中」。杜牧之诗云：「零叶翻红万树霜，玉连开蕊暖泉香。行云不下朝元阁，一曲淋铃泪数行。」张祜诗云：「雨淋铃夜却归秦，犹是张徽一曲新。长说上皇和泪教，月明南内更无人。」张徽即张野狐也。或谓祜诗言上皇出蜀时曲，与《明皇杂录》、《杨妃外传》不同。祜意明皇入蜀时作此曲，至两淋铃夜却又归秦，犹是张野狐向来新曲，非异说也。元微之《琵琶歌》云：「泪垂捍拨朱弦湿，冰泉呜咽流莺涩。因兹弹作雨淋铃，风雨萧条鬼神泣。」今双调《雨淋铃慢》，颇极哀怨，真本曲遗声。

清平乐

《清平乐》，《松窗录》云：「开元中，禁中初重木芍药，得四本，红、紫、浅红、通白繁开。上乘照夜白，太真妃以步辇从。李龟年手捧檀板，押众乐前，将欲歌之。上曰：『焉用旧词为。』」命龟年宣翰林学士李白立进《清平调》词三章。白承诏赋词，龟年以进，上命梨园弟子约格调，抚丝竹，促龟年歌，太真妃笑领歌意甚厚。」张君房《脞说》指此为《清平乐》曲。按明皇宣白进清平调词，乃是令白于清平调中制词。盖古乐取声律高下合为三，曰清调、平调、侧调，此之谓三调。明皇止令就择上两调，偶不乐侧调故也。况白词七字绝句，与今曲不类。而《尊前集》亦载此三绝句，止目曰《清平词》。然唐人不深考，妄指此三绝句耳。此曲在越调，唐至今盛行。今世又有黄钟宫、黄钟商两音者。欧阳炯称，白有应制《清平乐》四首，往往是也。

春光好

《春光好》，《羯鼓录》云：「明皇尤爱羯鼓玉笛，云八音之领袖。时春雨始晴，景色明丽，帝曰：『对此岂可不与他判断！』命取羯鼓，临轩纵击，曲名《春光好》。回顾柳杏，皆已微坼。上曰：『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工，可乎？』」今夹锺宫《春光好》，唐以来多有此曲。或曰：夹锺宫属二月之律，明皇依月用律，故能判断如神。予曰：二月柳杏坼久矣，此必正月用二月律催之也。《春光好》，近世或易名《愁倚阑》。

菩萨蛮

《菩萨蛮》，《南部新书》及《杜阳杂编》云：「大中初，女蛮国入贡，危髻金冠，缨络被体，号菩萨蛮队，遂制此曲。当时倡优李可及作菩萨蛮队舞，文士亦往往声其词。」大中乃宣宗纪号也。《北梦琐言》云：「宣宗爱唱《菩萨蛮》词，令狐相国假温飞卿新撰密进之，戒以勿泄，而遽言于人，由是疏之。」温词十四首，载《花间集》，今曲是也。李可及所制盖止此，则其舞队，不过如近世传踏之类耳。

望江南

《望江南》，《乐府杂录》云：李卫公为亡妓谢秋娘撰《望江南》，亦名《梦江南》。白乐天作《忆江南》三首，第一「江南好」，第二、第三「江南忆」。自注云：「此曲亦名《谢秋娘》，每首五句。」予考此曲，自唐至今皆南吕宫，字句亦同。止是今曲两段，盖近世曲子无单遍者。然卫公为谢秋娘作此曲，已出两名。乐天又名以《忆江南》，又名以《谢秋娘》，近世又取乐天首句名以《江南好》。予尝叹世间有改易错乱误人者，是也。

文淑子

《文淑子》，《卢氏杂说》云：「文宗善吹小管，僧文淑为入内大德，得罪流之。弟子收拾院中籍入家具，犹作师讲声。上采其声制曲，曰《文淑子》。」予考《资治通鉴》：敬宗宝历二年六月己卯幸兴福寺，观沙门文淑俗讲。敬、文相继，年祀极近，岂有二文淑哉？至所调俗讲，则不可晓。意此僧以俗谈侮圣言，诱聚群小，至使人主临观，为一笑之乐，死尚晚也。今黄锺宫、大石调、林锺商、歇指调皆有十拍令，未知孰是？而淑字或误作序并绪。

盐角儿

《盐角儿》，《嘉佑杂志》云：「梅圣俞说，始教坊家人市盐，于纸角中得一曲谱，翻之，遂以名。」今双调《盐角儿令》是也。欧阳永叔尝制词。

喝驮子

《喝驮子》，《洞微志》云：「屯田员外郎冯敢，景德三年为开封府丞检滂户田，宿史胡店。日落，忽见三妇人过店前，入西畔古佛堂。敢料其鬼也，携仆

王侃诣之。延坐饮酒，称二十六舅母者，请王侃歌送酒，三女侧听。十四姨者曰：『何名也？』侃对曰：『《喝驮子》。』十四姨曰：『非也。此曲单州营妓教头葛大(女市)所撰新声。梁祖作四镇时，驻兵鱼台，值十月二十一日生日，大(女市)献之。梁祖令李振填词，付后骑唱之，以押马队，因谓之《葛大(女市)》。及战，得胜回，始流传河北，军中竞唱。俗以押马队，故讹曰《喝驮子》。庄皇入洛，亦爱此曲，谓左右曰：『此亦古曲，葛氏但更五七声耳。』」李珣《琼瑶集》有《凤台》一曲，注云：「俗谓之《喝驮子》。」不载何宫调。今世道调宫有慢，句读与古不类耳。

后庭花

《后庭花》，《南史》云：「陈后主每引宾客，对张贵妃等游宴，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相赠答。采其尤艳丽者为曲调，其曲有《玉树后庭花》。」《通典》云：「《玉树后庭花》、《堂堂》、《黄鹂留》、《金钗两臂垂》，并陈后主造。恒与宫女学士及朝臣相唱和为诗，太乐令何胥采其尤轻艳者为此曲。」予因知后主诗，胥以配声律，遂取一句为曲名。故前辈诗云：「玉树歌翻王气终，景阳钟动晓楼空。」又云：「后庭花一曲，幽怨不堪听。」又云：「万户千门成野草，只缘一曲后庭花。」又云：「彩笺曾襞欺江总，绮阁尘销玉树空。」又云：「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」又云：「玉树歌阑海云黑，花庭忽作青芜国。」又云：「后庭余唱落船窗。」又云：「后庭新声叹樵牧。」又云：「不知即入宫前井，犹自听吹玉树花。」吴蜀鸡冠花有一种小者，高不过五六寸，或红，或浅红，或白，或浅白，世目曰后庭花。又按《国史纂异》，云阳县多汉离宫故地，有树似槐而叶细，土人谓之玉树。扬雄《甘泉赋》「玉树青葱」，左思以为假称珍怪者，实非也，似之而已。予谓云阳既有玉树，即《甘泉赋》中，未必假称。陈后主《玉树后庭花》，或者疑是两曲，谓诗家或称玉树，或称后庭花，少有连称者。伪蜀时，孙光宪、毛熙震、李珣有《后庭花》曲，皆赋后主故事，不着宫调，两段各四句，似令也。今曲在，两段各六句，亦令也。

西河长命女

《西河长命女》，崔元范自越州幕府拜侍御史，李讷尚书饯于鉴湖，命盛小丛歌，坐客各赋诗送之。有云：「为公唱作西河调，日暮偏伤去住人。」《理道要诀》：「《长命女西河》，在林鍾羽，时号平调。」今俗呼高平调也。《脞说》云：「张红红者，大历初，随父歌?食。过将军韦青所居，青纳为姬。自传其艺，颖悟绝伦。有乐工取古《西河长命女》加减节奏，颇有新声。未进间，先歌于青。青令红红潜听，以小豆数合记其拍，给云：『女弟子久歌此，非新曲也。』隔屏奏之，一声不失。乐工大惊，请与相见，叹伏不已。兼云：『

有一声不稳，今已正矣。』寻达上听，召入宜春院，宠泽隆异。宫中号记曲小娘子，寻为才人。」按此曲起开元以前，大历间，乐工加减节奏，红红又正一声而已。《花间集》和凝有《长命女》曲，伪蜀李珣《琼瑶集》亦有之，句读各异。然皆今曲子，不知孰为古制林钟羽并大历加减者。近世有《长命女令》，前七拍，后九拍，属仙吕调，宫调、句读并非旧曲。又别出大石调《西河》，慢声犯正平，极奇古。盖《西河长命女》本林钟羽，而近世所分二曲，在仙吕、正平两调，亦羽调也。

杨柳枝

《杨柳枝》，《鉴戒录》云：「柳枝歌，亡隋之曲也。」前辈诗云：「万里长江一旦开，岸边杨柳几千栽。锦帆未落干戈起，惆怅龙舟更不回。」又云：「乐苑隋堤事已空，万条犹舞旧春风。」皆指汴渠事。而张祜《折杨柳枝》两绝句，其一云：「莫折宫前杨柳枝，玄宗曾向笛中吹。伤心日暮烟霞起，无限春愁生翠眉。」则知隋有此曲，传至开元。《乐府杂录》云：白傅作《杨柳枝》。予考乐天晚年与刘梦得唱和此曲词，白云：「古歌旧曲君休听，听取新翻杨柳枝。」又作《杨柳枝二十韵》云：「乐童翻怨调，才子与妍词。」注云：「洛下新声也。」刘梦得亦云：「请君莫奏前朝曲，听唱新翻杨柳枝。」盖后来始变新声。而所谓乐天作杨柳枝者，称其别创词也。今黄钟商有《杨柳枝》曲，仍是七字四句诗，与刘白及五代诸子所制并同。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，此乃唐时和声，如《竹枝》、《渔父》，今皆有和声也。旧词多侧字起头，平字起头者，十之一二。今词尽皆侧字起头，第三句亦复侧字起，声度差稳耳。

麦秀两岐

《麦秀两岐》，《文酒清话》云：「唐封舜卿性轻佻。德宗时使湖南，道经金州，守张乐燕之。执杯索《麦秀两岐》曲，乐工不能。封谓乐工曰：『汝山民亦合闻大朝音律。』守为杖乐工。复行酒，封又索此曲。乐工前乞侍郎举一遍。封为唱彻，众已尽记，于是终席动此曲。封既行，守密写曲谱，言封燕席事，邮筒中送与潭州牧。封至潭，牧亦张乐燕之。倡优作褴褛数妇人，抱男女筐筥，歌《麦秀两岐》之曲，叙其拾麦勤苦之由。封面如死灰，归过金州，不复言矣。」今世所传《麦秀两岐》，今在黄钟宫。唐《尊前集》载和凝一曲，与今曲不类。